

实力派
作家作品文库

树说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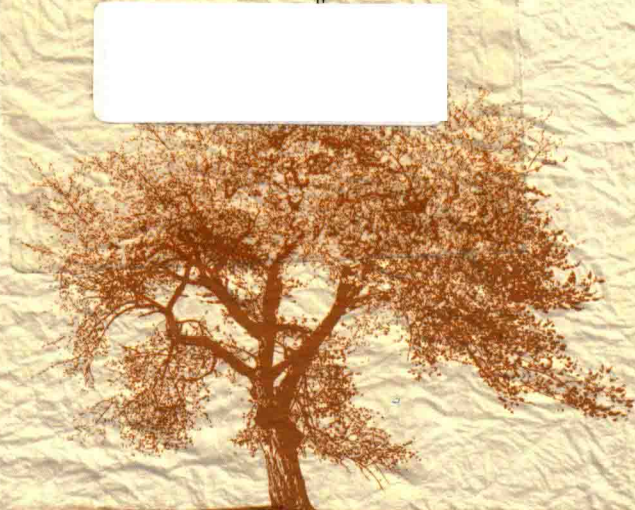
SHUSHUOBAINIAN

一棵老树见证的百年历史

人与树的对话

讲述家族百年故事

郑九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樹以年

SHUSHUOBAINIAN
郑九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树说百年 / 郑九蝉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34-7609-9

I. ①树…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816 号

责任编辑: 卜伟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曲

1

2014年，中共中央提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是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是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省农村施行建设农村文化大礼堂。原在徐家村的那一座古老且斑驳了的徐家大祠堂，将要改建成现代式文化大礼堂。那时，徐家村的当家人，是一位断了手臂的转业军人徐氏子孙徐漳。而协助徐漳建设文化大礼堂的，是一位专门研究地方氏族发展史的、徐氏子孙徐涛。徐涛是路桥徐氏子孙。考上大学后，读的人类社会学。大学本科毕业后，再考至全国名博导师章钦麾下为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人类民族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徐涛来后的那天，正是六月大皇天，热得要命。连徐家村大别墅内的宠物狗都吐着舌头，不得不委着它的身子佝藏在浓浓的树荫下。徐涛与徐漳见面后，徐涛伸出一只手指，揉了揉他架在鼻子上的无边长方形眼镜对徐漳说：哥，这个会，还是放在这棵大樟树下开吧。房间里的那空调，令人非常不舒服。徐漳答：我是军人。我天生喜欢大自然的冷暖。这种人为的冷暖，我也受不了。在这里开更好。于是，徐漳转身对一位名叫徐滢的女孩子说，阿滢，你去将你的叔叔、哥哥、姐姐们全叫下来吧。那位名叫徐滢的姑娘，活泼得如一颗滚动的水银，立刻朝离大樟树不远的那一幢坐北朝南的九层纯现代式的大高楼跑去。不大一会儿功夫，大楼里的人，全部走了出来。他们下来后，其中一人说，我们永新总部大楼里的会议室多好啊？为什么不在会议室开，非得在这里开呢？看来，徐涛确实是个心中有“水”的家伙。他很懂徐家村的发展史。他第一个拿着这棵亭亭如伞盖的大樟树说事：你们知道这棵大



樟树，是什么人栽的吗？不知道。好，告诉你们，是我们徐氏第一位高祖名叫徐镇，率着他的三个兄弟徐铭、徐铃、徐镌一起栽的。其中一人问，你是研究生，我们徐氏家谱独有你一人有。我想问，我们家的徐氏四位高祖，为什么起名镇、铭、铃、镌啊？徐涛答，镇是抑制、坚守、安邦。铭是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与过错的文字。铃，是图章，铃印，发表此文的信证，表示一言九鼎，知行如一。镌，雕刻，表示做人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是我们徐家立族准则。我们徐氏四位老祖宗在雍正八年（1730）将这棵树栽在我们徐家村村口那天算起，至现在，她即将有三百年。她就是不会讲话，不会写字。如果她会讲话，她可以给你讲三天三夜的故事。如果她会写字，她写我们路桥徐氏发展历史，足可写上几百万字的大部头巨著。这棵树不仅仅是一棵历尽人间沧桑的大樟树，她还是我们村的见证树，我们村的保护神。所以，我建议讨论如何建设徐家村文化大礼堂的这一件神圣且光荣的事情，必须在这棵神树下开。徐漳伸出一只手，朝着这棵大樟树的大树冠上一指说，你们听到没有？我们的祖宗树听懂我们说的话了。高兴得抖着她的身子呢。你说说，我们这么重要的大会不放在这里开放在什么地方开？

徐涛在我身边说的话，我全听得一清二楚。我第一次听到从这位徐氏学者赞扬我是一棵沧桑树、神树、见证树。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身上的树叶全在嗖嗖吹来的微风中簌簌直响。是的，是的，我是徐家村的历史见证树。在我这棵树出生前，我有着一段与人类完全不同的经历：我母亲，是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我一直不知道我的老家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我母亲那时长在台州衙门口那个长方形很大很大的大广场上。我母亲成年累月地挺着她那健硕且粗大的身躯，威严且慈祥地默立在那里。她的样子如一把撑开来的大雨伞。她那密簇的树荫覆盖的面积，差不多有一亩地那么大。我母亲斑驳嶙峋的大树杈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舒展。无论从树的年轮与她的外表，全刻有历史与灾难留给她的累累创伤。但我母亲最大性格有六：一是达观向上，将世事缤纷、成败得失看得很淡。二是意志坚定，从不曾被突然降临的种种灾难所吓倒。三是宽大为怀，从不计较人类对她不断的伤害。四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根扎入地层深处，拼命吸取营养与水分让自己壮大。五是知得知失知行知止。一当她长到她自己认定可以承受与担负的高度，她就会顺其自然地停止生长。六是让我们后辈更是佩服不已的是：我母亲比什么树都敢舍弃。她时常主动让自己身上的某些枝条

枯死，借此将她的生存负担减到最低度。也许因我母亲长得神采奕奕了，也许因我母亲在临海那一处被称为台州府的门前生长的岁月太久了，也许因我母亲几次大灾大难不死，我母亲渐渐的成为临海城的一个偶像。随着日升月落、岁月推移，我母亲所在临海民众潜移默化地将我母亲奉为神树。每到三月清明，临海城里的草根百姓们，总好在我母亲身上，系上一条长长的红飘带。那红飘带一系定，他们遂嘴里念念有词，对我母亲施行焚香罗拜。我母亲也没有阻拦。（实际上我母亲想阻拦也阻拦不了。因为我们毕竟是树。人有人的局限，我们树同样有我们树的局限）我只知我母亲所在的那个地方，四周全是海浪样起起伏伏的群山。离我母亲约一千米左右，有座山叫金山。为什么叫金山？我不知道。金山脚下有一条十分开阔的大江叫灵江。为什么叫灵江？我同样不知道。我在我挂在我母亲枝头的时候，我亲眼看到那条灵江十分开阔。黄滚滚的江水如一条金色的缎带在那里昼夜不停地流淌，一天到晚不停唱着它们必须唱的歌。偶尔间有张着帆的船，满载着货物在江上运过。船夫一高兴，还会亮出嗓子唱一段船歌：

大江流水啊没有够，
哥想妹妹啊没日头。
一棹千里啊行船难，
愿我阿妹啊在埠头。

这歌很原始，也很动听。我小时候时常听得很入迷。我母亲身后是一座建筑得非常漂亮的古香古色的中国式大官府衙门。那衙门有合抱粗的大柱子，有斗檐的屋穹。人进进出出很稠。我母亲面临的是个长方形大操场。每天都有不少军队在那大操场上习武。有时，台州府的官员们，有什么大事件或政策发布公告，他们就将盖有那正方形官印与亲笔签名的公告贴在我母亲身上。我一直不知我母亲多少年龄。我只知我母亲的子女们多得擢发难数。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这一代的树籽，少里说也得有上万颗。我只不过是密簇排列在一起的树籽中的一颗。我母亲本事很大，她预知许多事情。她会两头下注。知道什么时候该多生子女，什么时候该少生子女。临海城的老百姓管我母亲的这种现象叫“大年、小年”。我母亲还会通过果子的颜色，告知这个时间段的吉与凶。如果我母亲结的种子是黄色的，那就是平常年。如果我母亲结的果子是黑色的，那就是凶年。如果我母亲结的果子是紫色的，那就是多事之年。如果我母亲结的果子是红色



的，那就是大吉大利之年。我出生那年，正是我母亲多子女的大年。我初生时，青的，只有一粒米星子那么大。童年时，我很快乐。我与我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们，全牢牢挂在我们母亲软软的枝头上。风轻轻一吹，那枝头随着风一点头哈腰，我们就跟着左右摇摆、上下浮动。有时天骤然下起铺天盖地的大暴雨，打得地上直冒烟。我们十分恐惧。我母亲总是一脸慈祥地对我们说，莫怕，莫怕。有我护着你们，什么也别怕。我母亲立刻将她身上的叶子紧紧拢将过来，小小心心地将我们护住。我母亲用她的乳汁，一点点地抚育着我们。我们既快乐又无忧无虑。尤其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全在母亲的枝条上笑着闹着，引出一串串笑声。我母亲天生有着一副好性格，从来不曾对人、对动物、对天、对地发过脾气，抱过怨。我们刚出生时，就有两只黑色大鸟争着在我母亲身上做窝。披坚执锐，打得吱吱嘎嘎乱叫，毛羽纷飞。我们看了都上火焦急，很怕它们互相残杀致死。我们对母亲说，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出面干涉一下啊？母亲只是微微一笑，沙哑着她的嗓子回答我：孩子，这是它们的天性，由着它们争吧。于是我与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全看着它们打。它们打呀，打呀，打得遍体鳞伤，不决出高下决不罢休。终于有一只被打败了。那只鸟落荒而逃了。那只得胜了的黑色大鸟，骄傲地站在树枝上聒噪着正式对外宣布：这棵树是它的领地，任何鸟不得冒犯。这只鸟很快地就在我母亲身上安营扎寨。不久，一只与这只黑色大鸟长得一模一样的雌黑鸟来了。那只雌鸟似乎对它建造的那间婚房十分满意。它们当着我们的面扑簌着翅膀举行婚礼。不久，夫妻二鸟开始同心协力地养育着它们的后一代。时间一天天过去。秋天来了。我们一个个全长大了。我们长大后的身子，变得又圆又大。我母亲对我们吩咐说：你们全长大了。你们必须离开我，独立成家了。从今天起，有鸟儿吃你们，你们别害怕。因为命中注定你们必须这样，才可远离母亲，独立成章，过你们必须过的日子。我是这样过来的。你们也必须这样过。这是自然法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想逃也逃不了。我只告诉你们的是：你被鸟吃了之后，必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中，经过一段炼狱般痛苦的磨难。如果你坚挺着熬过这段炼狱生活，从最干净的地方进去，再从最肮脏的地方出来，你们就有胜利的第一步。你就会被那些鸟儿们，带到你们必须去的地方。它们会随机地将你们扔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大着嗓门问，妈妈，鸟儿们会把我们扔在什么地方呢？妈妈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荒山野岭，也许是悬崖峭壁，也许是密不透风的树林子里，

也许是湖沼，也许是某一家的大院子里，也许是一条石缝，也许是某一处山坳。我母亲过去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也只能是这样对你们说。这是造化给我们定下来的命运劫数，你想逃也逃不掉。一切只可随机选择、牵运赌福。如果你们今后落在秃秃的山岭，一辈子出不了芽，你们也别怨你的母亲。这是自然抉择。对于这种自然抉择，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了。我们早就作好全部思想准备。于是，我们一颗颗全长得又圆又黑，又大又壮，还发出一缕缕甜甜的香气，吸引着那些在我母亲身上蹦来跳去的鸟儿来吃我们。不久，一大群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来到我母亲身上了。其中有一只黑鸟站在离我不远的枝条上。那只大黑鸟长得样子很怪。羽毛中黑中带白，叫起来的声音“喳喳”的。它先歪着眼上下打量我一番。它看我全身红得一片发亮，甜甜的香气特别浓。它张开粉红色的喙，一下将我啄入口中。它脖子中的两条肌肉，狠抽了一下，我立刻顺着那粉红色软软的脖子，进入了它的肚子。我一进入它的肚子后，一切如我母亲告诫的那样：炼狱般的灾难开始折磨我了。那炼狱是那鸟的胃，它一直在蠕动，蠕动中不断分泌出一股股强烈的酸水。那酸水锐不可挡，将我全身的皮肉全部化解成汁水，疼得我深身直打哆嗦。好在保护我们成为新生命的内核有着一道坚固的盔甲。将我的生命的内核死死护住。不久，我终于按部就班地进入了它的肠道。我遂与那又黏又臭的排泄物搅在一起。那些排泄物实在太叫我难受了，差一点将我活活窒息死。我咬着牙关坚挺。初时，我只知道载着我的那只黑鸟，叫着、鸣着在天空中飞。不久，又有一股强力将我挤着往外排。我终于与那堆一直在它肠子里蠕动着的排泄物，离开它的肛门口，随着那堆黏稠的粪便，从高空中坠将下来了。若干年后，我终于成为徐家村村口生长着的一棵标志性的大树。那天，不知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村子里来了个电影队，他在我的正前方搭起了一个临时架子，悬上一块白色银幕，开始放电影。全村里的男女老少们，全过来坐在我的树身底下看。我也跟着他们看。我一看明白了，这电影放的不是故事片，而是纪录片，纪录的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从天上回来。他所坐的那座舱落地的样子，令我一下子回转到过去我刚落地的那个岁月。那时，我就与那位从天上回至人间的宇航员一样坠落下来。我只听到我身边的风在“嗖嗖”地发响。我的身子变得无比轻盈。我母亲在我们挂在她身上的时候，就曾经告诫我们：你们是生是死全掌握在老天爷手中。老天爷让你落在好地，你就是好命，老天爷让你落在坏地，你就是坏命。是生，是死，全由不得你。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我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姐妹，不是落在马路上，就是落在石头上、沙滩上、水上，失去了它们生长的土地，最后不是因无土，就是因无水，不是因遭遇汪汪大水，就是遭遇车轮子在它们身上碾过，从而失去它的生命。那时的我，心中是多么的恐惧啊。我害怕我掉在马路上，我害怕我掉在那光光的岩石上，我害怕我掉在那浩瀚无际的大海。我祈求说，我的老天爷啊你帮一帮我的忙吧我的生命实在太脆弱了你让我落到一块可让我生存下来的地方吧我渴望我能见证人类生存的历史我渴望见到人间的世俗生活我渴望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我渴望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雨露能让我的身子接住我渴望我能看到大自然那美丽的彩霞我渴望有不少孩子们在我们身边笑闹我渴望有鸟儿站在我身上筑巢让我看到他们相亲相爱我渴望有雏鸟在我的身边喃喃学语我渴望人类将他的红丝带系在我的身上对我顶礼膜拜我渴望我渴望我有着太多的渴望了。我祈祷着。“啪”的一声大响，我终于落入地面了。谢天谢地。老天爷听着我的祈祷了。我落地后，努力着睁开眼睛看，然而那黑乎乎的一片，我什么也看不到。一阵大雨，稀里哗啦的下来了。黏在我身上的鸟粪便，全让那铺天盖地的大雨给冲走了。我那变了形的身子，终于裸露出来了。那时的我，是白白的，包裹着我的是那层天然护我生命的硬壳。我睁开眼一看，阿弥陀佛，我发现我运气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落的地方，是一处离溪水并不远的一条楞楞坦上。在我身边，全是一片长得又高又大、枝繁叶茂的大楞楞。我所落之地，正在一处软软的临溪的沙滩。这可是打天打地找不着的好地方啊。我实在太幸运了。我幸运得兴奋欲狂。我一兴奋，我的内存力开始全国总动员。我只知道我的内身在急剧地发生核裂变。生命的冲动令我有着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首当其冲的是我的根部，率先突破重重盔甲，伸出一条嫩嫩的白根，试探着东触西碰。一旦发现下面是松软的沙土，立刻闪电似扎了下去。我那根一入土，我的本能立刻开始热血蒸腾，拼着老命将沙土中的水分吸收上来，供我的身体发育。我吸足了我必须有的水分与营养后，我用尽全力，顶开那层坚硬无比的硬壳。最后，我终于冲出了地面。那天，我第一次真正地见到了美丽的晨曦：那朝霞，是多么的美啊。红、黄、碧、白、青、蓝、紫，如同一幅我在我母亲那个村子里看到过的那幅蜀锦。那空气，是多么的甜爽啊。我怎么闻，怎么如在我母亲那边闻到过的、那幽幽的橘花香气。我听到了无数数不清的鸟儿在我的身边呱呱喳喳地叫，我听到我在我母亲那边从不曾听到过的溪水，在我的身

边哗啦啦地流淌。就从这天起，我必须与我母亲一样，承受老天爷赋予我的一切东西：或幸福，或灾难。但有一点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我从我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五个遗传基因：一是意志，二是坚强，三是努力，四是宽容，五是适可而止，随遇而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自己长高、长大、长成亭亭如伞盖的大树。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一年四季在我的身边开始轮回了。

我先是长出两片小叶，后是长出四个小枝杈。当我将我的四个小枝杈长成后，我开始努力往高里长了。就在我过去四个春夏秋冬之后的第五年春天，有四个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先是围在我的身边，眯着他们的眼睛详细地端详着我。其中一位年龄最小的人，问那个年龄最大的长者：哥，你是不是看中的就是这棵树？是的，是的。它叫什么树啊？香樟。我心中别地一跳，我从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在我母亲那里时，我只知道我母亲那个村子里的人管我母亲叫树神。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有名字。我的名字叫“香樟”。那小的又问，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村口种这棵树啊？那位年长者说，阿弟，你有所不知，香樟有六大品质，一是意志坚定。（他说得对）二是浑身散发香气。（他说得对）三是寿元极强，抵抗病虫害能力极强。（对极了，对极了，我可是不怕什么病虫害，那毛毛虫什么的咬上我一口，只要我对它们一亮剑，它们全吓得尿滚屁流。我妈妈据说有三百多岁，我奶奶活有一千多岁。全身全空了，还活得十分滋润）。四是长大后如一把大伞。想当年三国时期蜀国先主刘备家村口种的就是这种树。由此这种树也成为了风水树（天哪，天哪，我母亲怎么没和我说过我们种族的历史呢）。五是这种树的名字十分吉利。你想，什么叫章啊，章，文采，条理，规则，显达，全叫章。章字由立字与早字组成。立，即告诉我们后代子孙做人要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自重，早，即告诉我们要勤力要早起。早起三光，迟起三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世路风波是炼心之境，人性冷暖是忍性之场。（说得太好了）六是樟树全身是宝。它纹理致密，可做家具以防蛀虫，其叶其枝可为药用。（这位长者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呢？）所以我决定将这棵香樟移至我们这个新建村，我让我们的徐氏子孙们以樟树为榜样，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天



哪，太叫我兴奋了。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怪不得他们将我妈妈奉为树神，原来如此！)

这一家的兄弟四人，立刻一起动手。真正动手的那个人，似乎是这四个人中的老二。他是那样的小心，那样的谨慎。他先是用那尖嘴的锄头，将我身边的石子与砂粒刨开。那位年长的哥哥，一直站在边上嘱咐：别伤了根，千万别伤了根。这位老二费有一个多时辰，他终于将我完头完尾地挖了出来。挖好了后，他们将我平躺在一个摊开来的草帘子上，很是用心地将我囫圇包起来，移到村口。我一至村口，那村口早就有着一个挖好了的大坑在那里等我。我刚一到，他们立刻将我竖着放入坑中，然后用十分松软的土将我填上。填完后，那位长者，开始在我面前点起了三炷香，然后对我说道，香樟，香樟，你就是我们徐家村的村树了。（我直至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姓徐）你将与我们的徐氏子孙世代代在一起了。我祈求你让我徐氏子孙与你一样，成为树木中的贵族。他一祈祷完，所有徐氏子孙们，约有三四十人全围在我的面前看我。那位老者，站在我面前的那块长条石上说：今天是雍正八年三月清明。我们徐氏子孙将在此地安家立命。这棵树，是我们徐家村的村树。树木中有四种树是树中贵族：一楠，二杉，三柏，四樟。杉树，我们将种在我们的祠堂里。柏树，我们将种在文武两个学堂里。楠树我们这里找不到。于是我们兄弟四人决定种樟树为村树。从今天起，我们徐氏子孙必须注意：任何人不得糟蹋我们的村树。我们要让这棵村树，成为我们徐氏子孙的护佑神。就这样，我在徐家村扎下我的根。我看着他们一对又一对的结婚，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我的身边长大。

2

徐家村两班子成员全在大樟树的裸露树根底下坐下。

会议立刻开始。

他们全在议论着那个徐家村文化大礼堂如何建设的问题。徐涛手中拿着一个他早就设计好的方案，一一向徐家村两班子领导们讲述。徐涛似乎有一点激动，两只手螃蟹似地舞着。两班子成员不断地问这问那。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终于议定如何建设他们徐氏的那个文化大礼堂。那天，他们议定的意见有六条：一是现在徐家村，不光是一个徐姓，外来人口这么

多，再建什么徐氏祠堂不合适。改称徐家村文化大礼堂，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二是，从这个文化大礼堂正式建成那天起，所有婚礼、办满月酒、九月九重阳节、大学生授奖、优秀人物表彰、贫困家庭发放困难生活补助金、重大公共利益决定会议、村干部选举、村账目公布、好人好事表彰、春节联欢晚会，全部在这个大礼堂举行。这两件事基本没有什么异议，所有村官全部同意。问题是研究第三件大事时，徐家村两班子人员的观点出现碰撞。徐涛提出将他们的这个徐家村大礼堂内布置成一个教人育人的展览馆。将有史载以来的徐氏优秀人物全部上墙。这一点，所有村官没有异议。当徐涛提出建立一个警戒栏，将好些干有坏事的徐氏子孙同样上墙时，徐家村八名村官中，有六名不同意。他们说，这种方式不好。我们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不准他们的骨灰与尸体进我们徐氏墓园，这个惩罚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相当可怕了。现在，我们这个文化大礼堂一建成，将他们作恶的事情全部上警戒墙，死了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他们留下来的后代子孙，怎么抬得起头来？我们做人得讲一点底线，为死者讳嘛。他们的这个观点一提出，作为晚辈的徐涛，一下子哑口了。那时，他们徐氏子孙这一代人中，最有权威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断了一只手臂的徐漳。时徐漳的职务是徐家村村党支部书记、路桥街道工委副书记、永新控股实业公司总经理与董事长。就徐氏一门子孙来讲，他是官阶最大、荣誉最高，且是一言九鼎的当家人物。他菩萨般地一动不动靠在大樟树旁边，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由于他天生一个习惯，每一遇难心事，总好靠着大樟树身子吸烟、想事。大樟树也早就闻惯了从徐漳嘴里喷出来的那股香烟气。徐涛一哑口，不得不将他的目光投在徐漳身上。整整过有大半天，徐漳终于坚决且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说：徐涛说得对。上。这个“上”字一出口，村干部们全乱呛汤起来，表示不同意。当时，他们即嚷的嚷，吵的吵。叫哥的有，叫叔的也有，乱成一锅粥。他们说，怎么可以这样呢？这让他们们的后代子孙多么没面子啊？徐漳慢吞吞地说，我们要让后一代子孙们永远记住，做人必须自立、自尊、自慎、自强、自信，别自己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别看这位徐漳断了一只手臂（他最爱穿的那套军装右袖总是悬空挂着），但他在徐家村及南官分散于各点的徐氏族人中，却有着极高的威望，不说是一锤定音也差不哪去。千口之家一人作主。尽管有人投了反对票，最终还是被滔滔的带有雄辩式的口才与道理说服了。徐家村班子成员们，最后举手表决通过。



2014年9月，徐家村文化大礼堂开始兴建。

2015年9月，徐家村文化大礼堂正式建成。这是由原徐家祠堂改建的，基本上保持原样，但里里外外又有着很大不同、有着新旧交构新内涵的大礼堂。先说外，过去写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现在写的是中央提出来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过去，正门口是个五福图，现在是一个红红的五角星。上面有省委领导题的大字：“文化大礼堂”。过去那副对联，现在早已无踪，新镌上的对联是：

复兴中华尔村尔民人人有责

知往知过男女老少爱国爱民

走进圆拱形的大门后，是一长方形的大屏风，上面是一张新拍摄的徐家村的全景图。图两边悬有一副楹联：

老人新人鉴古知今反思剑指将来

今天明天革故鼎新重立中国文化

转过屏风，则是一个面目一新的四合大院子。放眼四顾，焕然一新。活似一个历史展览馆。过去那六十级台阶密密麻麻地放有金、红、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牌位。现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幅新旧对比的大照片。原本正中间摆着的是一张两头翘翘供有大香炉的大案桌，现在取代的是一个现代带有屏幕的大讲台。原本这里有一座古老的戏台子，现在建的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大舞台。原本这两边走廊只有石窗，空白，现在悬有徐家村三百年历史上所出的种种人物。与一百年间徐家村留下来的新老照片组成一道人物、政治、重大事件与地理变迁的历史长河。这人物中有与时代同步的事业有成者，有为国捐躯者，有为兴邦大业做出无私奉献者，有道德模范者，但同样有因沉沦而被社会淘汰出局者。唯一留在天井内的是四棵徐氏祖先们种下的桂花树。桂花树下那块大天井，既可以让老年妇女与姑娘、媳妇们跳排舞，也可以让村民们用来健身与开会。

2015年9月16日，正式开堂。任路桥区委宣传部长的应载泉与徐漳一起剪彩。彩一剪毕，第一批参观徐家村文化大礼堂的三百多人，即集中在徐家村文化大礼堂听徐氏家族唯一的民族学博士徐涛开讲第一课。

序 曲

1

2014年，中共中央提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是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是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省农村施行建设农村文化大礼堂。原在徐家村的那一座古老且斑驳了的徐家大祠堂，将要改建成现代式文化大礼堂。那时，徐家村的当家人，是一位断了手臂的转业军人徐氏子孙徐漳。而协助徐漳建设文化大礼堂的，是一位专门研究地方氏族发展史的、徐氏子孙徐涛。徐涛是路桥徐氏子孙。考上大学后，读的人类社会学。大学本科毕业后，再考至全国名博导章钦麾下为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人类民族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徐涛来后的那天，正是六月大皇天，热得要命。连徐家村大别墅内的宠物狗都吐着舌头，不得不委着它的身子佝藏在浓浓的树荫下。徐涛与徐漳见面后，徐涛伸出一只手指，揉了揉他架在鼻子上的无边长方形眼镜对徐漳说：哥，这个会，还是放在这棵大樟树下开吧。房间里的那空调，令人非常不舒服。徐漳答：我是军人。我天生喜欢大自然的冷暖。这种人为的冷暖，我也受不了。在这里开更好。于是，徐漳转身对一位名叫徐滢的女孩子说，阿滢，你去将你的叔叔、哥哥、姐姐们全叫下来吧。那位名叫徐滢的姑娘，活泼得如一颗滚动的水银，立刻朝离大樟树不远的那一幢坐北朝南的九层纯现代式的大高楼跑去。不大一会儿功夫，大楼里的人，全部走了出来。他们下来后，其中一人说，我们永新总部大楼里的会议室多好啊？为什么不在会议室开，非得在这里开呢？看来，徐涛确实是个心中有“水”的家伙。他很懂徐家村的发展史。他第一个拿着这棵亭亭如伞盖的大樟树说事：你们知道这棵大



樟树，是什么人栽的吗？不知道。好，告诉你们，是我们徐氏第一位高祖名叫徐镇，率着他的三个兄弟徐铭、徐铃、徐镌一起栽的。其中一人问，你是研究生，我们徐氏家谱独有你一人有。我想问，我们家的徐氏四位高祖，为什么起名镇、铭、铃、镌啊？徐涛答，镇是抑制、坚守、安邦。铭是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与过错的文字。铃，是图章，铃印，发表此文的信证，表示一言九鼎，知行如一。镌，雕刻，表示做人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是我们徐家立族准则。我们徐氏四位老祖宗在雍正八年（1730）将这棵树栽在我们徐家村村口那天算起，至现在，她即将有三百年。她就是不会讲话，不会写字。如果她会讲话，她可以给你讲三天三夜的故事。如果她会写字，她写我们路桥徐氏发展历史，足可写上几百万字的大部头巨著。这棵树不仅仅是一棵历尽人间沧桑的大樟树，她还是我们村的见证树，我们村的保护神。所以，我建议讨论如何建设徐家村文化大礼堂的这一件神圣且光荣的事情，必须在这棵神树下开。徐漳伸出一只手，朝着这棵大樟树的大树冠上一指说，你们听到没有？我们的祖宗树听懂我们说的话了。高兴得抖着她的身子呢。你说说，我们这么重要的大会不放在这里开放在什么地方开？

徐涛在我身边说的话，我全听得一清二楚。我第一次听到从这位徐氏学者赞扬我是一棵沧桑树、神树、见证树。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身上的树叶全在嗖嗖吹来的微风中簌簌直响。是的，是的，我是徐家村的历史见证树。在我这棵树出生前，我有着一段与人类完全不同的经历：我母亲，是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我一直不知道我的老家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我母亲那时长在台州衙门口那个长方形很大很大的大广场上。我母亲成年累月地挺着她那健硕且粗大的身躯，威严且慈祥地默立在那里。她的样子如一把撑开来的大雨伞。她那密簇的树荫覆盖的面积，差不多有一亩地那么大。我母亲斑驳嶙峋的大树杈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舒展。无论从树的年轮与她的外表，全刻有历史与灾难留给她的累累创伤。但我母亲最大性格有六：一是达观向上，将世事缤纷、成败得失看得很淡。二是意志坚定，从不曾被突然降临的种种灾难所吓倒。三是宽大为怀，从不计较人类对她不断的伤害。四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根扎入地层深处，拼命吸取营养与水分让自己壮大。五是知得知失知行知止。一当她长到她自己认定可以承受与担负的高度，她就会顺其自然地停止生长。六是让我们后辈更是佩服不已的是：我母亲比什么树都敢舍弃。她时常主动让自己身上的某些枝条

枯死，借此将她的生存负担减到最低度。也许因我母亲长得太神采奕奕了，也许因我母亲在临海那一处被称为台州府的门前生长的岁月太久了，也许因我母亲几次大灾大难不死，我母亲渐渐的成为临海城的一个偶像。随着日升月落、岁月推移，我母亲所在临海民众潜移默化地将我母亲奉为神树。每到三月清明，临海城里的草根百姓们，总好在我母亲身上，系上一条长长的红飘带。那红飘带一系定，他们遂嘴里念念有词，对我母亲施行焚香罗拜。我母亲也没有阻拦。（实际上我母亲想阻拦也阻拦不了。因为我们毕竟是树。人有人的局限，我们树同样有我们树的局限）我只知我母亲所在的那个地方，四周全是海浪样起起伏伏的群山。离我母亲约一千米左右，有座山叫金山。为什么叫金山？我不知道。金山脚下有一条十分开阔的大江叫灵江。为什么叫灵江？我同样不知道。我在我挂在我母亲枝头的时候，我亲眼看到那条灵江十分开阔。黄滚滚的江水如一条金色的缎带在那里昼夜不停地流淌，一天到晚不停唱着它们必须唱的歌。偶尔间有张着帆的船，满载着货物在江上运过。船夫一高兴，还会亮出嗓子唱一段船歌：

大江流水啊没有够，

哥想妹妹啊没日头。

一棹千里啊行船难，

愿我阿妹啊在埠头。

这歌很原始，也很动听。我小时候时常听得很入迷。我母亲身后是一座建筑得非常漂亮的古香古色的中国式大官府衙门。那衙门有合抱粗的大柱子，有斗檐的屋穹。人进进出出很稠。我母亲面临的是个长方形大操场。每天都有不少军队在那大操场上习武。有时，台州府的官员们，有什么大事件或政策发布公告，他们就将盖有那正方形官印与亲笔签名的公告贴在我母亲身上。我一直不知我母亲多少年龄。我只知我母亲的子女们多得擢发难数。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这一代的树籽，少里说也得有上万颗。我只不过是密簇排列在一起的树籽中的一颗。我母亲本事很大，她预知许多事情。她会两头下注。知道什么时候该多生子女，什么时候该少生子女。临海城的老百姓管我母亲的这种现象叫“大年、小年”。我母亲还会通过果子的颜色，告知这个时间段的吉与凶。如果我母亲结的种子是黄色的，那就是平常年。如果我母亲结的果子是黑色的，那就是凶年。如果我母亲结的果子是紫色的，那就是多事之年。如果我母亲结的果子是红色



的，那就是大吉大利之年。我出生那年，正是我母亲多子女的大年。我初生时，青的，只有一粒米星子那么大。童年时，我很快乐。我与我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们，全牢牢挂在我们母亲软软的枝头上。风轻轻一吹，那枝头随着风一点头哈腰，我们就跟着左右摇摆、上下浮动。有时天骤然下起铺天盖地的大暴雨，打得地上直冒烟。我们十分恐惧。我母亲总是一脸慈祥地对我们说，莫怕，莫怕。有我护着你们，什么也别怕。我母亲立刻将她身上的叶子紧紧拢将过来，小小心心地将我们护住。我母亲用她的乳汁，一点点地抚育着我们。我们既快乐又无忧无虑。尤其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全在母亲的枝条上笑着闹着，引出一串串笑声。我母亲天生有着一副好性格，从来不曾对人、对动物、对天、对地发过脾气，抱过怨。我们刚出生时，就有两只黑色大鸟争着在我母亲身上做窝。披坚执锐，打得吱吱嘎嘎乱叫，毛羽纷飞。我们看了都上火焦急，很怕它们互相残杀致死。我们对母亲说，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出面干涉一下啊？母亲只是微微一笑，沙哑着她的嗓子回答我：孩子，这是它们的天性，由着它们争吧。于是我与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全看着它们打。它们打呀，打呀，打得遍体鳞伤，不决出高下决不罢休。终于有一只被打败了。那只鸟落荒而逃了。那只得胜了的黑色大鸟，骄傲地站在树枝上聒噪着正式对外宣布：这棵树是它的领地，任何鸟不得冒犯。这只鸟很快地就在我母亲身上安营扎寨。不久，一只与这只黑色大鸟长得一模一样的雌黑鸟来了。那只雌鸟似乎对它建造的那间婚房十分满意。它们当着我们的面扑簌着翅膀举行婚礼。不久，夫妻二鸟开始同心协力地养育着它们的后一代。时间一天天过去。秋天来了。我们一个个全长大了。我们长大后的身子，变得又圆又大。我母亲对我们吩咐说：你们全长大了。你们必须离开我，独立成家了。从今天起，有鸟儿吃你们，你们别害怕。因为命中注定你们必须这样，才可远离母亲，独立成章，过你们必须过的日子。我是这样过来的。你们也必须这样过。这是自然法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想逃也逃不了。我只告诉你们的是：你被鸟吃了之后，必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中，经过一段炼狱般痛苦的磨难。如果你坚挺着熬过这段炼狱生活，从最干净的地方进去，再从最肮脏的地方出来，你们就有胜利的第一步。你就会被那些鸟儿们，带到你们必须去的地方。它们会随机地将你们扔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大着嗓门问，妈妈，鸟儿们会把我们扔在什么地方呢？妈妈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荒山野岭，也许是悬崖峭壁，也许是密不透风的树林子里，